

## 谈天说地

## 迟到大王

□刘塘

我小时候,常听大人说“早起三光,晚起三慌”,又总是听他们在早早准备,到头来还是赶不及的时候说:“起个大早,赶个晚集!”

我当时就不解地问:既然讲早起的人,可以看见旭光、月光和星光同时在天空,好像非常从容,又怎么会“起个大早,赶个晚集”呢?

他们的回答很简单:“因为拖!”

“拖”就是这么妙,拖时间的人,不一定是没有时间,反而可能有充裕的时间;拖欠债款的人,常在手头有钱时拖着不还,直到没有钱;拖延不给朋友回信的人,也可能总是把信放在案头,天天都想回,却一拖就是几个月。

你会发现,爱迟到的人,似乎总是迟到,远程的约会,他要迟到;在他家旁边碰面,他还是可能迟到;连你早早到他家,坐在客厅里等,只见他东摸摸、西磨磨,到头来,仍然无法准时出发,这原因是什么呢?难道是心理有毛病吗?

我想他们的心理不是真有毛病,却可能是心里总想着:“不急嘛!时间还多!”“不急嘛!还有一些时间!”“不急嘛!大概正好可以赶上!”“不急嘛!如果运气好,还不会迟太多!”“不急嘛!别的人也不可能准时!”

最后则是:“不急嘛!反正已经迟了!”

问题是,他这一拖就不知拖去了别人多少时间,更失去了多少宝贵的光阴和成功的机会。

跟我学画的学生,常对我说:“老师!我的墨总是磨不黑,怎么办?”

我的答案很简单:“多磨一会儿!”

可不是吗?如果他的墨不是本来就做成灰颜色的,而是真正的黑墨,当然不可能磨不黑,所以磨不黑并非墨的问题而在于他自己。

同样的,如果你问我:“我就是爱拖,怎么办?”

我的答案则是:“不要拖!立刻行动!”

当你把心里面那些“不急嘛!”“不急在今天!”“时间还多!”的意念完全抛开,而告诉自己“立刻行动”时,你拖的毛病就会霍然而愈了!

由于你不论多早起床,却总是弄得迟迟出门,而常在第一堂课迟到,使我不得不说这一大番话给你听,因为“起个大早,赶个晚集”的人,要比那忘了上闹钟,而起晚迟到的人,更糟糕。如同“有钱却拖着不还债”,要比“无钱可还来得可耻”。

记住!你绝对不能有拖的毛病,因为我们的人生是拖不得的!太阳不拖、月亮不拖、星星不拖,春秋四季、万物消长,都不拖。

我们又岂能拖呢?

## 我的童年

□张玮



他同其他生命交流的能力。跟动物交流不难,跟植物交流而且产生一种情感,比较难。如果不能,很可能就是某种能力丧失了。也许我们应该害怕它的丧失。

这样的经历,在小时候是乐趣,长大后,便觉得它是多么重要,而这一切恰对我的整个文学创作的格调、意境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。

我的初中是在胶东半岛上的一所中学上的,学校很美,被包围在一片果园之中,后来我常说,“那是一座再好也没有的校园”。当时我们的校长酷爱文学,在校内还办起了一份油印文学刊物,时间已久远,但我依然

记得那份刊物叫做《山花》。我当时把林子里的植物、动物们写成了童话,投稿给《山花》。后来,校长把它放在了显著的位置上发表,并当众表扬了我。此后,我又在《山花》上陆续发表过一些作文、散文。我常在无人的地方,静静地与它相处,它散发着特殊的油印味道,很是很好闻。

从此,我的儿童文学创作便没有停止过。最近,我刚刚完成一部共5册的作品写的就是童年时期所遇到的那些植物和动物的故事。小时候,在我家附近海边的入海口处,常常看到黄鼬、兔子在那一带活动,这个印象对我来说是极为深刻与特别的。我将它们写成十来个故事,主角儿就是这些动物们,由青岛出版社出版。我的儿童文学作品都是自己的“真事”:故事里的大灰鹤、蝈蝈、鱼、海豹……我与它们都十分熟悉,在与它们交往和观察的过程当中,产生了我的童话。童话的写作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,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,这是能否走得更远的一个因素。童话的胡编乱造尤其不可以。

如果把儿童文学和整个文学事业的关系做一个比喻:我刚开始觉得儿童文学是整个文学道路的一个入口,从这儿进去能够走得很远;再后发现,儿童文学不光是一个入口,还是一个开关,这个开关一按,整个的文学建筑,就会变得灯火通明。

## 大家V微语

## 最动人的沉默

□张晓风

●那年4月,我一个人到班贝格旅行,那里正是草长莺飞的季节,小镇上有一幢小别墅吸引了我的注意。别墅并不大,但是外墙上爬满了盛开的白蔷薇,非常美丽。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正站在梯子上,认真修剪着蔷薇的枝叶。

●这时他身边的一扇窗子忽然打开了,一位老妇人探出头来。与这风景不太和谐的是,她表情焦躁,语速奇快地冲老人大吼大叫着,虽然说的德语我听不太懂,但还是可以感受到她强烈的不满。站在梯子上的老人聆听着老妇人的吵闹,手却未停止,依然慢慢地修剪着枝叶,保持着优雅的沉默。直到吵闹完毕,他也停了停。忽然,他剪下了一朵身边开得最盛的白蔷薇,微笑着将它递向窗口的老妇人。那天下午的阳光很好,暖融融地晒在身上。那一刻,老妇人脸上绽放的笑容,比巴伐利亚的阳光还要灿烂。那是我见过的最动人的沉默。每一次回忆起来,都带着白蔷薇的淡淡芳香。

●沉默可以应对一切,带着微笑与爱的沉默则更胜一筹,在应对的基础上,它可以治愈一切。

## 我的父亲母亲

## 母亲的想象力

□莫小米

这是个单亲家庭,母亲和十岁的儿子,时常被邻居没来由地欺负。

有一天,忍无可忍的母亲拉着儿子来到天井,高声叫喊:“你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是谁,看看我儿子,将来会成为大使、作家、荣誉军团骑士……”

不要说邻居们哄堂大笑把她当作疯子,就连儿子,也感到伤心屈辱,他也绝不相信,自己会成为什么大使、作家、荣誉军团骑士。

这对母子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的波兰小城,母亲在艰难维持生计的同时,让儿子学习了音乐、绘画、击剑、社交礼仪,当儿子确定写作为自己的唯一兴趣时,母亲兴奋地鼓励:“儿子,你会成为另一个托尔斯泰,另一个维克多·雨果。”

为了实现这个目标,母亲送儿子去了巴黎。二战爆发后,母亲紧急召回儿子,告诉他,去柏林的火车票已经买好了:“你去杀了希特勒,他必须死。”儿子决定前往。暗杀计划最终未能实施,是因为母亲舍不得让儿子去送死。

儿子应征入伍,加入法国空军。险情迭出,但每次都奇迹般地脱险,支撑他的是与



母亲的信件来往。战争结束,他获得戴高乐将军亲自颁发的解放勋章,战争期间创作的小说亦出版获得成功。战后他曾任职于法国外交部。

不由想起他十岁时,母亲几近疯狂的预言——“我的儿子将成为大使、作家、荣誉军团骑士”,完全成真。

儿子就是唯一两次获龚古尔文学奖的作家罗曼·加里,一生创作了34部小说。

母亲的想象力,可以无穷大。

几乎所有人在孩童时都读过瑞典作家

林格伦的童话《长袜子皮皮》,那个火红头发、力大无穷、好玩玩笑、喜欢冒险、穿着一只黑袜子一只棕袜子的小女孩,是怎么得来的呢?

那一年,林格伦七岁的女儿肺炎住院,妈妈守在床边。女儿要妈妈讲故事。讲啊讲,妈妈肚子里的故事都讲光了,实在不知道讲什么好了,就问女儿:“我讲什么好呢?”女儿顺口回答:“就讲长袜子皮皮吧。”

三年后,女儿十岁生日时,“长袜子皮皮”诞生了,是妈妈给女儿的生日礼物。这本书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,畅销不衰,总发行量超过一千万册。

就凭着女儿一念之间说出的一个名词,母亲可以为全世界的孩子“生出”一个好朋友。母亲的想象力,大到无法想象。

##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孙泽锋  
 一版编辑:赫巍利  
 一版美编:冯漫  
 图编:王泰舒

零售  
专供报

## 猜猜谁来共赴早餐

□刘芳

前两天在给腊梅修枝时,被头顶叽叽喳喳的鸟叫声打断,叫声尖锐、急促。抬头一看,一只白头翁正气势汹汹地冲我咆哮,原来腊梅树上有它的窝。

我如获至宝,飞奔去向家里那位生物爱好者报告。儿子说:“去找找喂鱼的面包虫,还有苹果,它们爱吃。”他还告诉我:“白头翁普遍生长于我国长江以南地区,性格活泼、不惧人类。繁殖季多以昆虫为食,益鸟哦。”

我开始精心策划,打算隆重宴请一下邻居“白头翁太太”。我为她挑了张漂亮的小餐桌,就在海棠树右侧、栀子花前面、蔷薇叶片当中。就餐情调可以法式,可以英式,可以日式,当然也能中式,取决于用什么样的桌布和什么样的菜品。并且,我暗自期待能看到她优雅就餐的样子。

日本饮食生活作家平松洋子在《买不到的味道》里写到:“轻轻铺开一块布,空气便会在瞬间抹上另一番色彩。”她觉得桌布有魔法,织物能营造一张桌子、一个房间的氛围,和一同就餐的人的心境。她总能从餐桌上的筷架、餐垫、器皿等小物件中感怀寻常的美好。

我翻箱倒柜,找出几块丝巾、麻质布料、宜家餐巾纸,铺在那张小餐桌上。可是白太太倚在海棠枝丫上,不耐烦地冲我嚷嚷。她是不习惯人类邻居如此造作?

好吧,我撤掉桌布,把面包虫和苹果屑胡乱地撒在餐桌上,然后躬了躬身,一只手背到身后,一只手划了道弧线邀她入座:“尊贵的白头翁太太,请——”

我退后到早就架好的机位旁。昨天表弟提醒我,他说:“你不是有300mm的镜头吗?”忙乎了一大早,我在长镜头下,屏住呼吸欣赏“白头翁太太”优雅享用我为她准备的丰盛早餐。

通体胖乎乎镶着金圈的面包虫,被白太太轻轻衔起,仰了脖子一节一节咽下,瞧她还自带了雪白的餐巾在下巴底下呢。苹果屑切得大小正适口,不用扬脖子就能吞下。只见白太太叨起一根小号面包虫,顿了顿,扭头望向腊梅,翅膀一扑腾转身离席。原来她把小号面包虫给她腊梅树上窝里的孩子们带了回去。

白太太再次牵开裙裾入座,继续享用美食。就餐完毕,她居然朝着我的方向扇了扇翅膀,我拍到她张开嘴似乎在跟我道谢呢。

上一季春末,有只麻猫出现在我家院子里,每次翻看拍过的图,都好让人回味那谜一般醉了的初夏。今夏,麻猫,你浪迹天涯去到了哪里?快活吗?

现在,白头翁一家做了我们的新邻居。曾经读到过一句话,人向外发现自然的美,向内看见自己的深情。我想这内与外也是互为因果、万物灵通的吧?

想必白太太从她邻居的深情款待中,也能看到人世间的更好了。